

# 會漢福仇情怨恩

撰文：梁翠華姊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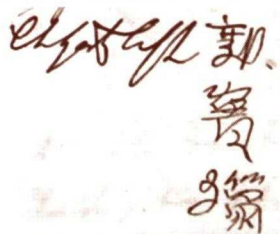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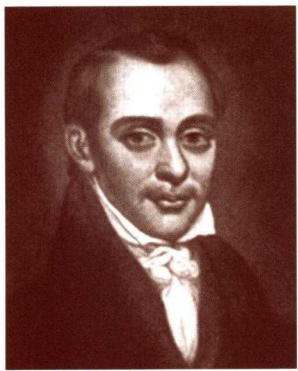
「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他們勞碌同得美好的報償。若是跌倒，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倘若孤身跌倒，沒有別人扶起他來，這人就冇禍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獨睡怎能暖和呢？若遇敵攻擊，孤身難擋，二人就能抵擋他；三股合成的繩子不易折斷。」

傳道書四 9-12

宣教路上，若能與心志相同的肢體結伴同行，是何等美好的事！可惜的是，由於人的性情、觀點和處事方法各有不同，倘若未能及時地以坦誠、尊重的態度去溝通，化解歧見和尋求共識，合作關係便可能破裂甚至終止，一旦處理不當，更可能為雙方帶來莫大的傷害。

巴色會宣教士來華初期，曾經與郭實獵牧師及其創辦的福漢會成員有緊密的合作，不幸地，這段以恩情展開的宣教同行關係，未能圓滿發展，反倒惹出連串怨恨對指控的風波。回望這段宣教往事，除了深感遺憾，更要警惕自己，珍惜同行夥伴，「**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加拉太書 4:3）

## 中國宣教奇才 — 郭實獵



郭實獵（或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以下統稱「郭實獵」））是基督教宣教歷史的著名人物，本人是信義宗首位來華宣教士，致力推動歐洲差會和教會支持中國宣教事工，有人因此尊稱他為「中國使徒」，其生平可參考附表。（頁 10）

郭實獵是一個多界別的奇才，在他處身的年代於商界、政界、宗教界、文化界均有出色表現。他的個人履歷包括：

- **商界**：曾任東印度公司隨船傳譯、英國在華商務監督傳譯。
- **政界**：曾任中英談判英方漢文譯官；英國在 1840 年佔領舟山後，獲委任為該地行政長官；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後，被委任為香港政府官員「撫華道」，專責處理華民事務及滿清官方事務。
- **宗教界**：曾任差會傳教士、自由傳教士、泰文聖經翻譯者、香港的福漢會與歐洲的中國傳道會的創立人、信義宗教會來華之先鋒、倡導者、策劃及統籌者。
- **文化界**：德文、英文、華文多產作家及翻譯家（至少翻譯 60 多部中文著作），寫作內容涉獵遊記、地理、宗教、歷史、商貿等不同範疇。創製中國新詞上建樹良多，他創造的常用字彙例如：「地理學」、「長頸鹿」、「子午圈」、「猶太人」、「火機」、「咖啡」、「民族」、「荷蘭薯」、「擔保會」、「蒸船」等等。

在郭實獵牧師去世後，黎力基牧師曾作出如此評論：「我們不同意讚揚郭實獵到這地步。當然，他曾激動偉大的人物：他能左右歐洲人的看法，特別是說德語的宣教朋友對中國的看法。在德國，他曾引起差會差遣工作人員到中國去，而他成為德國宣教事工的創始人。可是我們不能忽略，他把這些宣教事工置於不穩固的基礎上。祇有當他那不準確的特別方法給人揭發以後，真正穩固的宣教事工纔有可能建立起來。他不能控制他那氣勢如虹的熱心，以致失去了對真實情況應有的真誠和正直感覺。的確，在他裡面，從上頭而來的信心活著，而他也是在信心中去世的。可是，在他生活方式中缺少了信心和品格之間應有的和諧與平衡，特別是在敏感的良好界域。」（《曠野一孤雁》第 56 頁）

上圖：郭實獵牧師

下圖：郭實獵的中、英文簽名（英國伯明罕大學文獻）

下文先交代巴色會開基牧師與郭實獵牧師及福漢會的合作經過，讓大家自行判斷是否認同黎牧師的看法。

### 中華歸主福漢會

郭實獵牧師創辦的「福漢會」，又稱「漢會」，於1844年在香港成立。會名包含「欲漢人信道得福」的意思。在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檔案館珍藏了福漢會的會規，首頁列出該會的會訓，舊約《以賽亞書》四十九 12-13 節，以文言寫成：

「視哉！此人自遠而來，彼人自北從西而來，但此自西初國而來也！嗟天必唱，噫地必快，夫山哉必唱，乃皇上帝慰其民，又憫其難者！」

和合本翻譯為：

「……看哪，他們從遠方來；有些從北方來，有些從西方來，有些從色弗尼（或譯「秦國」）地來。諸天哪，應當歡呼！大地啊，應當快樂！眾山哪，應當揚聲歌唱！因為耶和華已經安慰他的百姓，他要憐憫他的困苦之民。」

郭實獵心繫中國，渴望中國人能聞上帝福音，並認定「中華歸主」要由中國人自己完成。來華的西方宣教士的工作並非傳道，而是監督和培訓華人傳道，以犧牲的愛作他們的榜樣。當時的宣教士一般只停留在清政府劃定的通商口岸，透過建立教會、醫院和學校來傳道，郭實獵則採取不同策略，他要求宣教士無畏地深入中國內陸，接觸中國人，永不竭腳，直至為主贏得這個帝國。

他四處遊說歐洲的教會支持他的「中華歸主」計劃，希望能僱用 1,000 位華人傳道，交由 80 位宣教士監督，在中國各省傳道派發福音單張。每次傳道旅程為期一個月，傳道人把新信徒帶回香港，接受聖經教導，洗禮，再奉差出外傳道，透過一傳十，十傳百，期望很快就可把福音傳遍中國。

### 巴色會回應中國宣教挑戰

1838 年，郭實獵在澳門認識了巴色會派往印度宣教的同工 Krücheberg，便托他建議巴色差會開拓中國事工。巴色會最初沒有接受這個建議，但與郭氏保持接觸。直到 1846 年，巴色會終於同意採納郭

實獵遊行佈道的宣教策略，開拓中國事工，差派韓山明和黎力基以最簡單經濟的方法（不建房，不建固定組織或教會），向中國人傳道。（郭實獵當時告訴巴色差會，往中國的宣教士每月僅需七個德國銀元便可生活。）差會指示韓、黎二牧來華後要接受郭實獵領導、學習當地語言，以便盡快講道，生活服飾要模仿中國人，同時不要期待很快結婚。

1847 年 3 月 19 日，韓、黎二牧與巴冕差會宣教士葉納清和柯士德乘船抵港，跟隨郭實獵預備宣教，學習中文，和中國人一起生活。郭實獵指派四人接收當時 1,900 萬人口的廣東省傳道工作，廣西的粵語族群配予巴冕會葉柯二牧，廣東省東北及南部的客語族群予韓山明，福建至廣東沿海的潮語族群予黎力基。最初四人為郭實獵的宣教熱情所感染，對他有關「中國已經開放」的說法深信不疑，加上他們隨福漢會傳道在內地派發福音單張時，也親自目睹華人紛紛要求受洗，因此韓、黎二牧都分別致函差會誇讚郭實獵，又立意要在傳遍廣東省後開拓中國以外的地區，韓山明表示打算去江西，黎力基則希望前往福建甚至台灣。

可是，當他們與福漢會會員相處越久，中國方言能力也提升至能夠理解講說的內容時，四人便發現大部份福漢會會員沒有真正悔改重生，他們所傳的道錯誤百出，從不提到人的犯罪，更把耶穌基督形容為一個導人向善的聖賢。而中國人願意信主，往往祇是視作商業買賣，希望洗禮後可以隨洋牧師作傳道工作。

韓黎二牧曾嘗試向郭實獵反映對福漢會傳道事工的憂慮，卻不被郭實獵接納。雙方意見相左日深，韓黎便逐漸疏遠與福漢會的關係，自行挑選保留少量可造人才，重新培訓，擔任他們入內地宣教的助手。

### 福漢會被質疑批判

1849 年，郭實獵需要返歐洲，為福漢會事工籌款和推動中國宣教，臨行前把福漢會管理工作交託予韓山明。韓山明雖然不認同郭實獵的宣教策略，最終仍願意接管福漢會。在他寫給家鄉的信函中交代自己的心意：「與其全盤否定所有的東西，前功盡廢，不如藉著禱告和教導，引導他們到應有的地步，

## 承傳新一代

### · 追隨基督

因為即使他們中間祇有少數真的能把上帝的道帶進這國家，也好過完全無人把福音帶進去！」

韓山明卻沒有想過，自己因此被捲入一個極度麻煩的漩渦。當時香港的英國宣教士以倫敦差會理雅各為首，發動對郭實獵和福漢會的批判運動，1850年1月30日，理雅各召開香港宣教士大會，要求調查福漢會，雖然會議未能達到完全清楚的結論，已令有心扶正該組織的韓牧夾在中間，左右為難。

在代管福漢會後，韓山明著手整頓福漢會。他很快辭退當中被認為品格不佳的60人，留下的也基本不再派出傳道，改為參加他主持的學道班，有30多人定期出席。他期盼「或遲或早，改變會臨到，主的道會被正確地傳講。」他又改革人事制度，每月向會員發放三元薪金，但被懷疑有欺詐行為的人，則不獲發薪。

韓山明為福漢會會員的聖經培訓取得進展，陸續有會員向他認罪和披露欺騙內幕，其中一次，一名中國傳道深夜探訪韓牧，慚愧地承認自己的罪，再從懷中掏出一根棍子，遞交韓牧，表示「讓牧師現在責罰，勝過將來面對上帝的審判！」韓山明根據從福漢會會員所收集的資料，在1851年春天發表了《有關福漢會的報告》，其中詳細交代了福漢會會員所披露的罪行，包括：

· **虛報個人資料**（姓名、婚姻狀況、籍貫和原居地），有並非郭姓的會員虛報姓氏為郭，希望取悅郭大牧師。也有未婚的虛報已婚，藉此塑造穩

重形象。福漢會會員大部份來自廣東山區，不少卻虛報來自遙遠的省份。

· **個人不良行為操守**，有會員供稱仍然吸食鴉片或者參與賭博。

· **作出宣教旅程的虛假陳述**，有會員報稱前往遙遠的省份傳教，事實卻是返了自己廣東家鄉，傳教日誌所寫的行程全然虛構，藉此騙取路費。

· **串謀行騙**，有會員告訴韓牧，聲稱在外地派發的宣教書冊，其實祇是倒賣予原先的印刷商，重新運送回福漢會。韓牧師為了求證，故意在派發予會員分發的書刊中留下記號，其中部份果然在印刷商新送來的書刊中被發現，在對質時，印刷商堅持那些祇是街道上被路人棄置而回收的。

### 郭實獵的大反擊

韓山明的報告傳送到歐洲，在宣教群體和教會引發很大的爭議。當時仍在歐洲巡迴演講和籌款的郭實獵，同時面對來自香港和歐洲過去主要盟友的質疑。不過，憑藉他多年來建立的網絡和聲望，他仍然獲得部份人的信任，成功在歐洲成立了支持中國宣教的中國傳道會（The Chinese Evangelisation Society），並獲得巴陵差會（Berlin Mission）同意差派宣教士往中國傳教。在探訪巴色會時，郭實獵向差會的成員猛烈批評韓山明背棄他臨行前的交託，大事改變福漢會的運作，又撰文中傷自己和福漢會，威脅要法律控告韓山明和索取經濟損失的賠償。

隨後郭實獵又向仍然支持福漢會的人出示中國人寫給自己、批評韓山明的信件。郭實獵1851年初返港，向香港所有宣教士發聲明，指責他們缺席審判，又指責韓山明的行動違反郭實獵的基本原則和啟程前給予的指示，要求他交出福漢會的帳目。他把信件印行寄去歐洲各地，以澄清謠言。郭也親自審問為韓山明作證的會員，部份人竟聲稱是被韓牧強逼而承認沒有犯過的罪。他也寫信予韓山明，索取福漢會經費明細，控告他浪費資金、帳目不清，要求賠償。又指控韓山明的



HAYDEN, during the time of my more intimate connection with the Chinese Union, has led to take a different view of it, from that presented by Dr. Gutschall when in Europe; having tried without success to bring him also his return to China to some competent investigation into the whole Union, and having also just heard from a public student of Dr. Gutschall, that at such a critical time as this, he has professed to resign all connection with the Union, and thus to have all inquiry respecting the conduct of my own integrity in the matter, I am constrained to lay before the parties interested in this Mission the following—

#### BRIEF REPORT ABOUT THE CHINESE UNION.

Was Dr. Gutschall, in September, 1849, was about to visit Europe, he proposed to me to take the management of the Chinese Union into my charge, which I undertook to d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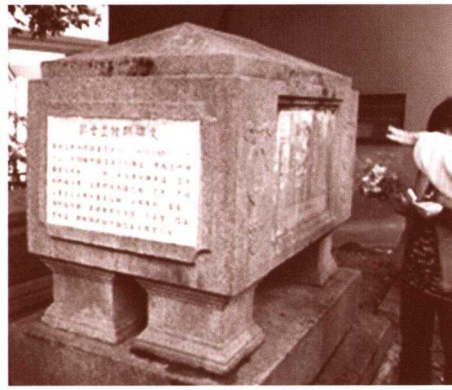
Feeling the difficulties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my charge, I tried to form a Committee of Foreign Missionaries for my assistance, but a communication with the Rev. J. V. Stanton made it clear to me that I could not succeed therein. I afterwards endeavored to form a committee, by selecting a number of experienced members of the Union among the Chinese, but they, in a general representation, declared it to be their unanimous wish, that I, alone, should keep the whole management, in the same manner as Dr. Gutschall had done before. (See Appendix No. 1.) When afterwards Rev. C. Vogel arrived, and many remarks were made by him and others as to the unsuitableness of my proceedings, I declared myself willing instantly to give over the Union into his or any other hands, if such should be the general wish of the members, and would better promote the missionary cause. A general second appeal made by the members, and signed by thirty and odd individuals, declared their entire satisfaction with my behavior, and entreated me not to leave my charge, but to continue until the arrival of Dr. Gutschall. (See Appendix No. 2.)

Soon after Dr. Gutschall's departure, members of the Union in whom I had reason to confide, at least in this instance, communicated, during friendly discourse with me, such strange things about the Union, that I really did not know what to think. My teacher at that time, Cha, straightforwardly asserted that the whole mission to the eighteen provinces of China was a mere fiction;

左圖：韓山明牧師

右圖：韓牧撰寫的福漢會簡報

個人宣教方式，對同工的精神逼迫、出賣福漢會的觀念、僱用間諜強人作假見證。期後，韓山明把有關福漢會的報告印行成 22 頁的小冊子出版，寄去瑞士和瑞典，郭實臘也發出多封信件給自己的支持者，彼此各自表述，各行各路。



左圖：郭實臘牧師安葬於跑馬地墳場



右圖：吉士笠街是香港政府紀念郭實臘而命名的一段中環街道

### 意想不到的落幕

人不能和解、無法終止的爭戰，卻隨著人無可抵擋的死亡而結束。郭實臘於 1851 年 8 月 9 日在香港因痛風病離世，安葬於跑馬地墳場。當時剛剛到港的巴陵差會宣教士那文牧師（Robert Neumann），接收了福漢會事工，加以整頓。數名福漢會會員則離會，跟隨韓山明發展客家福音事工，成為巴色會創會時期的重要人物。巴色會和福漢會的歷史交會，在此告一段落！

郭實臘牧師和韓山明牧師，有許多共通的地方，二人同樣優秀多才！同樣愛主！同樣愛中國！同樣徹底地把自己的生命擺上，為中國宣教燃燒到最後一刻！二人的最後安息處同樣都在香港跑馬地基督教墳場。

兩人所不同的，也許祇是個別性情、對宣教策略的理念、對華人同工的信任度和對中國福音工作實踐的判斷。

這段相遇、相知卻未能相愛到底的宣教同行歷史，百年過去，仍然令人心傷唏噓！但願二人在天國能在上帝的愛中彼此冰釋前嫌！

### 相關的福漢會歷史文獻

我在英國伯明罕大學的檔案館，有機會看過一批郭實臘寄予宣教事工忠實支持者的福漢會文獻，其中有多封自稱漢福會會員寄給英國列位牧師的中文信函，為上述歷史提供寶貴的佐證。

當中大部份信件，是自述跟隨郭實臘牧師學道的經過，抱怨或投訴郭實臘赴歐韓山明接手後，自己不獲差派或被革退，請求郭實臘牧師早日回中國。當中不止一封提及韓牧為他們每天講解聖經。

「每天九點鐘，兄弟數約四十人，齊集禮拜堂中，聽講解馬大、羅馬、哥林多等聖書」。

另外，有兩封信函非常特別，值得在此抄錄分享。第一封是由 27 名中國漢會會員聯署的中文信函，內容駭人聽聞，指控韓牧「懶惰」、「譏謗」、「齊人作假見證」甚至「狎人妻」多宗罪狀：

「……郭牧師去後，韓山明署理，始則尤遵規例，宣道者二十六七人，繼則懶惰日深，裁革者七八十位，不但遠方不去傳道，即近地亦常畏難，怠懈自安，恆登樓以玩海，九點鐘猶未下堂，苟且偷閑，對青燈而理瑟，半年間未親教，自己做假，以假誣人，欲掩己非，遂道人非，於是串同末士叨先生，任用戴文光誘人認假，廣開譏謗之門，勒寫行為，強作做假之證，用命者厚給賞財，不用命者口糧革絕，嗟嗟韓山明身為教職，作惡行非，其何以教我中國乎，更不只此也，男女有別，律有明文，中國例規，韓山明素所熟曉，乃與戴文光之妻，遊于河、狎于室、吟風龍月、玩物調情、穢德彰聞、吾人所以離心散去、醜形照着、遠人所以裸足不前、韓山明之行為若此、其傳道為真為假、必有能辨之者、謹此呈明、希為查照、以免敵陷我郭牧師、是所切望……」

另外一封中文信函，下款署名為「中國廣東省新安邑江郭仁」（這名字和其中一位發源廣東客家教會的李朗江覺仁同音，會否是同一人？）該信和其他指控韓牧的信函全然不同，內容隱晦，沒有明確指控任何人和事，祇引用多處聖經的教導，意有所指。他先讚美上帝恩典，祂的全知全能，指出人應討上帝喜悅而非人的喜悅，末段表明自己領受真理，不敢隱瞞之意，祈求上帝照明黑暗中秘密暗示黑暗中秘密未被揭露：